



通俗文藝叢書

劉巧兒告狀

袁靜 著

東北書店印行

人 物

劉彥貴——醉鬼，無賴，小商人。

劉巧兒——其女。活潑、美麗，秉性剛強，口齒伶俐，邊區
新型勞動婦女。

劉媒婆——四十歲，半二流子。

王壽昌——老財，四十八歲，抽洋煙，拐腿。

趙金才——耿直，烈性的老漢。

趙柱兒——其子。萬壯、精幹，變工隊長。

鎖 娃——十五六歲，調皮鬼，變工隊員。

栓 娃——二十來歲，活躍份子，變工隊員。

老 馬——四十歲，變工隊員。

李嬌嬌——婦女主任，直爽、熱心。

石裁判員——三十來歲，忠實、誠懇、機警。

馬專員——和藹、細心，辦事認真，人稱馬青天。

老 胡——五十餘歲，農村中有威望的老漢。

鄉 長

壯丁甲、乙、丙

農 婦

警衛員

場 目

第一場——說親	1
第二場——受欺	7
第三場——巧遇	9
第四場——爭議	15
第五場——搶親	18
第六場——初審	24
第七場——別離	30
第八場——再審	33
第九場——訪問	39
第十場——告狀	45
第十一場——人會	48

第一場 說 親

（劉媒婆上。）

媒：（唱）趕腳靠的兩條腿，說媒靠的一張嘴，傻小子我能說的彙，醜女子我能說的美，只要財東來尋我，老漢女娃也能配成對。

（白）噯！夜個王財東來尋我給劉巧兒說親哩，這巧兒從小就和趙家小子定了婚，聽說後來散親了，不知兩個怎樣了，這回歪好把這門親事弄成功，喝他幾杯喜酒，往後和財東家借糧借錢也好張口。正是『打倒大樹有柴燒，抱着粗腿有飯吃。』說着說着可到了，待我叫門：劉掌櫃的在家不？

（二道幕啓）

（劉老貴的家：放幾件簡單而破舊的傢俱。有一付放貨的擔子，東西亂七八糟零亂的放着。劉老貴醉醺醺的喝着酒，貪饞的啃着鷄骨頭，酒糟鼻子顯得紅紅的。）

劉：誰呀？

媒：我麼。

劉：（開門）喲！原來是劉大媽！那陣風把你吹來咧！快進窰裏坐。

（二人落座。）

媒：劉掌櫃，你好？

劉：好，你也好。（傾倒酒甬，寒酸地）哎！你來晚了一步，酒喝光了，菜也吃完了，我給你拿些瓜子吧。
（摸索着瓶瓶罐罐）

媒：買賣好？生意忙吧？今個怎沒出去擺攤子？

劉：噯！忙啥哩！我這生意你還不知道？天好就出去混混，天不好就在家裏打上四兩盞酒，吃點喝點，還不是那麼一回事……咳！怎麼？！瓜子長毛了！紅棗也給老鼠咬了！咳！拉了一簸籬老鼠屎！（向媒笑着）人倒得吃豆腐還塞牙縫哩，你可不要笑咱這窮日月。

媒：好我的劉掌櫃哩！說什麼窮呢！這是你家有，老鼠才來沾光。俗語說：『老鼠打洞洞，不找窮漢找財東。』我看你呀這是該走紅運，要發財啦！哈！哈！

王：（高興的）好說，好說，大家發財，劉大媽，我給你取盒紙煙抽，頂好的，人家給我五百元一盒我還不賣哩！你倒嚐一嘗。咳！真丟臉，怎麼日鬼的！紙煙都濕了！（望望屋頂）哦！對了！前天半夜下了雨，我聽見窸窣了，滴滴搭搭的響，我也懶得起來，就這麼把我幾萬元的紙煙都日塌了。咳！（把水煙遞過去）來，沒啥招待的，你抽這個。

媒：（忙接過來）都一樣，不要客氣了。

劉：（忽然想起）哦！對了，我家巧兒前兩天交綫子，掙下了幾個錢，我買了些涼粉，我叫她給你端一碗。（向內）巧兒，巧兒！
（巧內應：噯！）

劉：你劉媽那來了，快給端碗涼粉來！（內應，向媒）噯！守着這個攤子，也就剛混碗飯吃。

媒：噯！爾個咱邊區市面紅火，我看你不勝湊幾個錢，在街

道上拾掇個門面。你家人口又少，不出一年保管就翻旺起來了。

劉：好你哩！我這付窮骨頭還有甯大福氣，一年到頭東手來西手去，揮的沒有花的多，兩個場下一吃堆賬，光是東頭酒店就是七八萬，那裏還有本錢開舖子哩！

媒：（鬼祟的向內膘了一眼）巧兒大，你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人常說：『女大不可留』，你家放着個花朵朵，倒把你愁的……

劉：你是說巧兒……

媒：是呀麼，巧兒也不小了，俊格蛋蛋價，實在是好模樣哩！上炕作的好針綫，下地拾掇得好茶飯，也該趕快尋個人家麼！趙家那頭不是退親了麼？

劉：退是退了，（向內看了一眼，低聲的）我和巧兒說好了，我說：『巧兒，爲大的對不住你，從小給你尋了個傻女婿，下地不會拿鋤頭，回家不會餵牲口，不懂人情世故，像一塊石頭。』多虧我明說夜說，左說右說，好說歹說，說得巧兒動了心，我就引上她到政府登了記，總算把親退了。

媒：這就好麼，當初趙老漢定親的時候，不是只給你掬了十元響洋麼？哼！十塊錢還能買個婆姨！兩個什麼也貴了，買頭草驢還得十幾萬哩，西莊孫赤姑那麼大的歲數，經我的手還賣了三十五萬元法幣哩，不說你家巧兒！

劉：可是親雖然散了，那趙老漢可不叫賣，政府也說要女娃子婚姻自主，我偷的弄了三天都沒搞成，你說，這可怎辦哩！唉！

（唱）只爲錢少散了親，誰知好事弄不成，說什麼婚

姻要自主，你說氣人不氣人！

媒： 唉，掌櫃的！

（唱）親事要依父母命，那能隨便由本人，自由自主不成話，爲人不比那牲靈，再說養兒能防老，養女總是他家人，不叫賣來誰養女，娶媳婦不花錢那能行！咱暗帶定來偷偷娶，袖筒裏面辦事情，我給巧兒尋人家，保管你找個體面人。

劉： 你給說親，我還不放心，可不知道是那一家？

媒： 就是東莊王爺呂掌櫃的麼！那王掌櫃的是屬狗的，比起巧兒說大也不過大個二十來歲，論起來當家，可就是走遍州縣，也算不清他的莊園，你聽：

（唱）田園水地數不清，八百里秦川頂有名，夥子盤來租子送，千糧萬石堆金銀，巧兒回家來看你，走馬送來轎子迎。

劉： 那是咱這裏的財東，你不要誇嘴了，你不說我也知道。不知道他能出多少財禮？

媒： （接唱）八十個銀元響叮噠，外帶法幣四十萬。

劉： 可有布疋綢緞？

媒： （接唱）一疋綢來一疋緞，紅紅綠綠光閃電，（夾白：這些是財禮，到娶的時候呵……接唱）鋪的蓋的三面新，金銀鐲子翠耳環，四季衣裳不缺少，山珍海味吃不完。（夾白：你結上這門親事呵……接唱）要開鋪子有本錢，要吃要喝有靠山。

劉： （喜得不知怎麼好了。）噯，好呵！

（唱）幾句話喜得我渾身舒坦，好比是鸞雲駕霧上青天，從今後再在不把老天瞞怨，有酒喝有肉吃賽過神仙，回頭我把劉媽叫，這門親事我情願。

(白) 劉媽媽！這門親事我一滿應承下來了，你看那日掛鎖好？(註，掛鎖是定婚的一種禮節)

媒： 初五就是好日子，我把財禮簪帖送過來，就在初五掛鎖吧！

劉： 對！就這麼着。(向內) 巧兒，你端的涼粉呢？

巧： (內應) 就來了。

劉： 你劉媽媽來了，你也不出來拉個話……唉！這娃！
(巧端涼粉上)

巧： (唱) 忙紡綫來忙倒紗？忽聽爹爹叮喚咱，劉婆翻唇又弄舌，有什麼話兒和俺拉。

(白) 劉媽媽，吃吧。(將碗遞上)

媒： 哟！這都是你紡綫掙下的？真是好娃啦！(貪饞的吃掉)

(巧在一旁側綫，不理她。)

媒： (搭訕的找話說) 我看你紡的綫綫。

巧： (冷冷的) 你解不下。

媒： 好，又細又勻，你才算得手巧心靈，我說，劉掌櫃的，你家巧兒實在是巧的太哩，這名字可就實在叫美了。

劉： 這都是你誇的好。

媒： (討好的) 這麼大熱天紡綫綫，也不怕把你熬壞了！

巧： (借題發揮的諷刺) 劉媽媽，說什麼熬咧！人還能給熬壞了！兩個咱邊區不論婆姨女子，人人都要生產，都要勞動，像那些好吃懶作；東游西串；搬嘴弄舌；不作好事的；不算是個二流子，也算個半二流子！

媒： 哟！看你文明的，嘴巧的，該不是說我劉媽媽……！

巧： (故意說反話) 哟！劉媽媽，你怎麼這樣多心，你老

人家還是那一號子人！

劉：巧兒！你這麼大了，眼看着就要作媳婦子了，再不敢胡調皮了！

媒：是呀麼！你大給你尋了個好女婿，家裏可富的太哩！包你吃吃喝喝穿穿戴戴鋪鋪蓋蓋要啥有啥，可一輩子享福啦！

巧：（放下臉）槽裏沒食狗磨心，劉媽媽！你可少管閑事！（一扭身快步下場）

媒：（生氣）哼！「天上無雲不下雨，地下無媒不成親」，沒我作媒的，你就尋不下人家！你厲害啥哩！

劉：（陪笑地）沒娘的娃，我拿她也沒辦法。劉大媽！你可不要生氣，歪好包謊些！

媒：（笑）你放心，我這麼大歲數，還和小娃索閒氣哩！嫁到隨雞飛，嫁狗跟狗走，再厲害的女娃子拿轎一抬過去就服貼了，哈哈，你在，我走了，我還忙着哩。

劉：再坐坐吧！

媒：不了，我還要給王家二禿子李家鵝女子說親哩！唉！天這麼熱，真是忙得連母雞都顧不上下蛋了，哈哈！

劉：你慢走吧！

媒：對，你回吧！

（唱）每日間東游與西串，專給人說媒把錢牽，配好配壞我不管，混吃混喝混銀錢。

劉：（唱）有錢就好把事辦，要啥有啥沒困難，街面上開個雜貨店，吃點喝點進飯館，啥事都隨我的願，打他四兩燒酒我樂一番。

（二道幕閉）

第二場 受 欺

(此場在與巧兒掛鎖後兩天)

(王壽昌穿着長袍，戴着禮帽，架一副黑框眼鏡，一拐一拐的上)

王：(唱)如今世道大不妥，買婆姨還要去囉嗦，無奈何只好暗地搞，多出銀錢托媒婆，莫看我今年四十八，臉又麻來腿又跛，有錢買得鬼推磨，不怕巧兒不嫁我。
(白)噯！昨天劉媒婆給我回了話，說婚帖財禮劉彥貴一滿都收下了，鎖也掛了，那巧兒……哈哈，可就是我的人啦！今個心裏暢快，好酒好肉吃了個美！
(打飽呃)再過三天好日子就到了，我且到街上串一串，捎帶刮刮鬍子，光光臉看起來也現得年青些。

(下)

(二道幕啓)

(巧兒拿棉紗上)

巧：(唱)劉巧兒從幼年許了人家，誰知道我女婿是個傻瓜，聽說人又給我另外定親，這一件終身事日夜牽掛，有誰保那人兒不慫不變，有誰保那人兒會務莊稼，盼只盼那人兒不打不罵，望只望那人兒和氣待咱；夫妻們勤勞勤努力生產，我二人一條心立業成家。(下)

(王壽昌上)

王：（唱）王壽昌街上閑遊逛，前步總比後步忙，猛然抬頭用目望，原來是巧兒小姑娘，趕忙上前把她攔，拉上幾句閑家常，眼看喜事就來到，再問她愛穿啥衣裳？（掏出白綢手帕擦擦嘴，打打身上的灰，滿臉堆笑的迎上。巧兒上。）

王：（乾咳兩聲）巧兒走那裏去？

巧：（冷淡的）到合作社交綫子去。

王：我看你紡了多少？

巧：（不給他）不多！

王：噯！巧兒！紡這些綫綫作什麼呢？那又發不了財，你看我！

（唱）不下苦來不流汗，途門的租子堆成山，吃的是酒肉和白麵，穿的是綾羅和緞緞，出門騎的高騾大馬，腰裏裝的票子銀元，受苦人誰能比上我？！子子孫孫作富漢！

（白）巧兒！你看我這光景怎樣？

巧：（聽起來滿不順耳，調皮的諷刺）當然噯，你們財東家有家當，可以吃吃喝喝不顛彈，像個肥豬，吃了睡，睡了吃，踢牠一脚都不動！

王：（一本正經的說服對方）噯！巧兒，你們年輕娃娃解不下，這才叫享福哩！

巧：（把新學的一套搬上來，理直氣壯的）哼！抽洋煙；要賭博；好吃懶作就沒個好下場！張百萬怎麼樣？到後來還不是連稀飯糊糊都喝不上？！（調皮的）我看你老人家呵，也得轉變轉變，要不，也會變成個二流子！（要走）

王：（攔住她）怎樣？你說我是二流子？哈哈，我要是二

流子，你就是二流子婆姨了……

巧：（氣憤的搶着說）王壽昌！你胡扯什麼！

王：怎麼是胡扯！你人已經把你許給我了，你還不知道？再過三天好日子就到了。我總叫你一輩子享福就是了！

巧：（晴天霹靂，萬萬出乎意料之外，氣極）原來劉婆就是給你說媒咧！也不拿鏡子照照！*（急下）

王：（楞住了，拐着腿追了兩步，沒追上，掃興的）哦！沒想到這女娃小嘴倒厲害着哩！（自己安慰自己，仍然高興的）哼！你人把你賣給我了，花花大轎抬過來，可就由我不由你了！

（唱）這女娃小嘴太傷得兒情，話沒說完把氣生，你生氣來我不氣，只爲還沒娶過門，單等得花紅轎娶進家來，到那時我叫你認識王財東。

（下）

第三場 巧 遇

（緊接第二場）

巧：（悲憤焦急的上，唱）適才遇見那壞種，真是活活氣死人，忍不住我把爹爹怨，爲什麼將女兒推進火坑，他說三天來娶親，這叫我到那裏去藏身！

（白）唉！日子眼看到跟前啦！這……這……叫我怎麼辦呢！（沉思）哦！我四媽是婦女主任，我去找她。

商量商量，也好給我出個主意。

（轉場。二道幕啓。李嬌嬌家，清潔整齊。李繫着圍裙，正在做飯。）

巧：到了。（拍門）四媽，四媽！

李：誰呀？

巧：是我。

李：欸！巧兒！今天怎來咧？

巧：（一把拉住她，急出眼淚來）四媽，你快給我作個主！

（唱）青天白日響雷聲，想不到爹把我賣給王財東，適才他在街上將我擋定，句句話兒不中聽，他說三天就要娶，眼看大禍就來臨，婚姻大事不自由，你看欺人不欺人？！

（白）四媽，四媽，這倒怎麼辦呢？

李：這個老醉鬼，簡直越來越不像話了！巧兒，不要着急。今天變工隊把我家麥子割畢了，明天我就找你大算賬去，要是老醉鬼死不講理，咱就去尋鄉長和老胡，叫大家出來說話。

巧：四媽，你是咱們的婦女主任，你可得給我作主，要不，這叫我一輩子怎麼活下去哩！

李：巧兒，我聽說你跟趙柱兒散親了，倒究爲什麼散的？心想去問問你，過後又忘了。依我看，你兩個正好一對，再合適也沒有了，爲什麼要退婚呢？

巧：唉！不提了，他是個『瓜』子，我怎麼能跟他過日子呢！

李：誰說他是『瓜』子？

巧：我大說……說他二十來歲的人還……還尿床哩！

李： 唉！這娃可還蒙在鼓裏呢！巧兒！今天柱兒領着變工隊來我家割麥，你倒看他傻不傻？

巧： 唉！不管傻不傻，總是莊戶人家，年紀又和我差不多，待人和平，總比跟上那個老嫗鬼強！

（後台歌聲起）

歌聲：春天變工開了荒，夏天麥子滿山黃，滿山黃，閃金光，南風吹過噴鼻香，變工隊割麥忙。

李： 喲！可是他們來了。（忙迎出去）

（柱兒引栓娃、鎖娃、老馬上）

李： 柱兒！來得早，不是給郭家割完才來麼？

柱： 今天起了個三更，他那六十五畝地都割完了。

李： 喲！真快！怎就來你們幾個？

柱： 我叫牛娃引上他那一組給陳家割去了，你這裏只有幾畝地，用不着那麼多的人。

李： 喲！那今天割不完了！

栓： 你放心！看我們的隊長，（拍柱肩）壯得像一頭好犍牛，一個人頂三個人，割得又快又淨！

馬： 爾個變工了，咱幾個連在一塊割，可快嘍，天不黑就給你擡回來了。

柱： 李孀孀，這兩天天氣好，麥子一滿黃了，要不抓緊時間快割搶割，下一場驟雨就要糟踏莊稼哩！今天給你們三家割畢，明天還要給他兩家（指栓、鎖）割呢！

李： 對，飯快好了，吃飽了再下地吧！

柱： （向栓等）你們餓不餓？

馬： 不餓！

鎖： 郭家婆姨作的餛飩麵，把我擡的爾個還飽着哩！

柱： 那咱先下地，早點動手，趕天黑還要割完七畝地哩！

衆： 對！

柱： （向李）李嬌嬌，你一陣把飯送到地裏，我們先走了！

李： 對！我一時就來了。

鎖： 走，割起麥子一陣風，早點動手早收工。（衆隨柱下）

（巧兒一直很興奮的注意柱兒的一舉一動）

巧： （見柱兒坐下，拉住李）這就是和我定過親的柱兒？！

李： 就是麼！這娃可是精啦！年時唸了幾個月的冬學，兩個能寫能算，誰不誇他！你看那點不比王壽昌強？！

巧： 唉！這怎麼能比哩！

（唱）這一個年輕漢實人穩重，那一個二流打卦老古董，這一個紅光滿面好勞動，那一個黃皮古怪像妖精！王家雖有斗量金，不如柱兒有本領，這回見了他的面，死也不嫁王財東！

（白）四媽！可是我已經跟他退婚了，這倒怎麼辦哩！

李： 那是你大包辦的，不算數！咱政府就是禁止娘老子包辦婚姻的；只要你願意跟柱兒，你大就不能強迫你。有我和人家給你說話，你不要怕！飯好了，我給他們送飯去，你再坐會兒！

巧： 我也回去了。

李： 那咱一起走。（取水罐飯籃等繞場）

（二道靠閉）

李： （一面走一面說）巧兒，你自己可得把主意拿穩，要是三心二意的，事情可就不好辦了。

巧： 四媽！我死也要跟柱兒！

李： 好，我明天尋你大講理去，他這樣胡日鬼，在咱邊區

就行不通！

（歌聲起）

歌聲：一把一把鐮刀閃銀光，一網一網麥子堆一旁，割的淨，割的光，割的快來割的忙，說說笑笑又把歌兒唱。

李：你聽，他們唱的歌兒多好聽！

（二道幕啓）

（夕陽照着金黃的麥浪，柱兒等四人帶着草帽緊張的割着麥子，動作迅速而有力。動作舞蹈化）

柱等（邊唱邊割）一頂一頂草帽搖幌幌，一支一支胳膊粗又壯，變工好，不着慌，組織起來力量強，黃臘臘麥子堆滿倉。

李：（向巧）看！真是割的快，看柱兒一個人趕在頭裏了。

巧：（愛慕的）在咱這兒是好勞動，人人誇獎，誰都討厭二流子！

李：（大聲的打招呼）柱兒，快歇歇吃飯吧！

柱：對！（向大家）咱先收工吃飯吧。

巧：四媽，我回去了。

李：對，你先回，明天我來看你。

（巧兒忍不住看了柱兒幾眼，留戀的下）

（栓兒，鎖娃看着巧兒，低聲議論望着她下。）

李：柱兒，你看剛才那個女子是誰？

柱：不認識。

栓：是那家女娃長得這麼俊？

李：就是從小和柱兒定了親的巧兒麼！

鎖：（跳起來）噯！是巧兒，你怎早不說！我可還沒看清

楚！（蹦蹦跳跳的站起來，往遠處望着。）

馬：果然是耳聞不如目見，實在是個好娃咧！這都是柱兒的福氣。

柱：唉！（灰溜溜的）這不提了！咱退了婚了。

鎖：毬咧，咱們柱兒那點配不過她？要退婚！

李：這可不能怪巧兒，那是他大一手包辦的！說咱們柱兒是『瓜』子，一直把媳騙到現在。兩個媳夫又把媳賣給王壽昌那個壞種了。

柱：怎麼？賣給王壽昌了

李：就是麼！三天就要過門了，剛才巧兒說她死也要跟你呢！明天我想去找老醉鬼講理去，弄不對就找鄉長，總不能叫他把巧兒賣了！

栓：（推柱兒笑着）喂！好我的柱兒哥哩！巧兒可把你看上了，你看她一步三回頭的直股勁兒看你呢！

柱：（向李）那可不行，當初我大說，巧兒要婚姻自主才退了婚，可不能由老子賣，我回去和我大商議，非和老頑固算賬不行。

栓：老醉鬼簡直是給燒酒迷了竅了！

（衆吃畢）

柱：剩不多了，加油幹完了收工！

（柱領衆割麥下）

李：我在家燒些喝的等你們！哎！

（唱）柱兒巧兒都願意，這婚事不該叫脫離，明日我到巧兒家去，要和她大講道理。

第四場 爭 議

(緊接第三場)

(二道幕啓)

(趙金才修理農具上)

(柱兒拿鏟刀上)

柱：大！

趙：(開門)回來了！今天怎這麼遲？熬了不？

柱：(灰溜溜的)不！

趙：鍋裏有米湯，有饅，快吃些喝些。

(柱搖頭想着心思)

趙：咦！你是怎麼啦？滿不言傳？

柱：……

趙：怎麼？是變工隊裏鬧意見啦？栓娃和石疙疸打架啦？

柱：不是。

趙：(着急起來)你這娃怎麼陰陰陽陽的！

柱：大！告訴你，你不要生氣，剛才在李嬌嬌家，碰見了巧兒，她大又把她賣了！

趙：(氣憤的)怎的個話來？又把她賣了！誰家？

柱：就是東莊王壽昌那宗貨！三天頭裏就要娶哩！

趙：老驢倂的倒想的美，三天頭裏就娶！他把我姓趙的都當成草包了。

柱：還不是怕咱鬥知道，偷偷價趕忙辦事麼！大！還有

氣人的事哩！你知道劉家爲啥跟咱離婚？

趙：不是說巧兒要婚姻自主麼？

柱：哼！那全是她人暗地挑唆的，說我是個「風」子，把巧兒一直蒙在鼓裏！

趙：唉！好惱！

（唱）聽說是劉彥貴將巧兒賣，不由得趙金才怒從心來，說什麼巧兒要婚姻自主，原來是老東西暗地作怪，像這樣欺負人誰能忍耐，眼還眼，牙還牙，給他個利害。

（白）待他媽的，不出這口氣，簡直活不下去了！巧兒願意不願意嫁給那個死老漢呢？

柱：那怎麼願意！巧兒一見我的面就……就看上我了，她和李嬌嬌說死也要跟我呢！

趙：那怎麼辦呢？三天就要娶哩！（少停）哼！先下手爲強，我倒想出個好辦法來了，他既不講理，咱也來個理不講！

柱：怎麼樣？

趙：他賴婚，咱就搶親！

柱：哎呀！這事可萬萬使不得！

趙：對什麼人說什麼話，對這號財迷弱筋就得給他還娶一手，怎麼使不得！

柱：唉！大！

（唱）咱是邊區好百姓，奉公守法過光景，你去搶親要勁武，做這事犯法令萬萬不能。

（白）大！你不要着急，鬧亂子！李嬌嬌也準備明天去尋劉彥貴講理去，要是他不聽，咱們再去政府告他。

趙：過去賣巧兒也不是沒告過，當初在政府承應得好好的，過後還不是又賣了，跟這號醉鬼有什麼理講嘍！再說三天就要娶了，等咱告到鄉上，鄉上告到區上，區上弄到縣上，縣上還不知道怎麼辦！財東家早就把人抬走了，頂個毬用哩！

柱：大！你還是好好盤算一下，這事可不是好耍的，萬一事情弄不成，壞了名聲丟了人，說不定還要吃官司！

娃：你娃娃家解下個甚理！有了巧兒的話，她心理情願，事情沒弄不成的！陳娃他們回家了沒？

柱：回去了，找他們作什麼？

趙：你不要管！

柱：（拉住他）大！不要找他們！這事可是犯法的，貴賤不敢這麼鬧起來。

趙：唉！（把他摔開）我的主意已經打定，你再不要跟我爭了。

（唱）那巧兒既說出真意實情，我前去保管他一定成功，到那時將生米煮成熟飯，要熟飯變生米萬萬不能。劉巧兒本來是我家媳婦，管什麼多餘事政府法令，我這裏再思想主意拿定，出門去找幾個得力親朋。
（下）

柱：大！大，唉！這可把『兒禍』跌下了，大的脾氣是個火性子，說出口就不不會收回的，這叫我怎麼辦呢！大…大…（追下）

（二道幕閉）

第五場 搶 親

（趙金才偕丁甲乙丙同上，趙手拿大刀，其餘三人拿江纓槍棍棒等。）

趙：（唱）手拿大刀去搶親，劉彥貴作事太欺人。

甲：（唱）定下親事又要賴，

乙：（唱）幾次賣女罪不輕。

丙：（唱）親戚朋友來奇議，

趙：（唱）東鄰西舍氣不平。邇今有了巧兒的計，搶親包準能成功。

衆：（唱）急急行來快快走，

趙：（唱）到了劉家要小心！

（急下）

（胡老漢披棉衣，急上）

胡：（唱）忽聽門外有人聲，照見幾個人影影，趙老漢拿刀前面走，那幾個手拿木棍棍。他家不愁吃和穿，半夜拿刀噲事情，有心上前問一問，又怕他翻臉不認人。

（白）呀！這半夜三更他們是去幹什麼的，你說去問問吧，又怕他翻臉不認人，你說不問吧，不定弄出什麼事來！咳！這事不能不管！

（唱）咱是邊區老百姓，維持地方有責任，事到跟前不過問，鬧出人命事不輕，不顧死活向前趕，問他到

底爲何請。

(追下)

(趙等四人上)

(二道幕啓)

(胡聲由遠而近)老趙，老趙！金才，柱兒大。

趙：(諦聽)悄悄！有人喊叫。

甲：好像是老胡叫你。

趙：快！你們幾個頭前走，到前面小廟裏等我，我一陣就趕來尋你們。

甲：對，你快來！(三人齊下)

(趙力持鎮靜的站着，把刀藏在背後)

胡：(喘喘噓噓的追上)噯！可把你攔上了，金才！半夜三更你走那裏去？

趙：哦！老胡，是你叫我哩！我娃難活了，我去石家村尋石醫生給我娃看病去。

胡：去石家村應該往東走麼！你怎麼往西走呢？

趙：(倉皇)這這……

胡：(誠懇的)老趙，咱都是一把鬍子的人了，不要說假話吧！

趙：(想抵賴)當真是尋醫生麼，黑天打詞的心又急，可把路走差了，你爲難我什麼呢！

胡：金才！我問你，那幾個小夥子那裏去了？尋醫生拿刀作甚？

(趙低頭有語)

胡：(拉着他懇切的)我知道咱邊區老百姓家家有吃有喝，誰也不會當土匪搶人，你有什麼難事，告訴我，我也能替你謀慮謀慮。

趙：（樸實的）老胡哥，這是你，要是旁人我任誰也不說，你聽着！

（唱）（快板）拿刀不傷他的命，只到劉家去要人，老壞孫把我媳婦賣，不去搶親氣不平。

胡：（接唱快板）他賣女兒他不對，大家給你來調停。

趙：（接唱）告狀不是沒告過，告他幾次不中用。

胡：（唱）政府禁止賣女兒，官司一定打得贏。

趙：（唱）再說三天就要娶，去打官司誤事情。

胡：（唱）鄉長和我來作主，人家把他去批評。

趙：（唱）這樣辦事業不住，還是搶親來得穩。

胡：（唱）若是巧兒不願意，強姦女子罪不輕。

趙：（唱）巧兒說過心裏話，死也要做我家人。

胡：（唱）這件事情犯法令，政府處罰怎擔承？

趙：（唱）我去搶親我擔當，不要你多管閒事情。

（竭力懇說）

胡：（死命拉住他）金才！你好好想想，你這樣胡搞硬幹，會把事情鬧大的。

趙：老胡，我早想好了，你再麻煩可莫怪我翻臉！

（掙開胡急下）

胡：（唱）他已打定歹主意，叫我老漢乾着急。這事不能不管它，快找鄉長來商議。（急下）

（趙與甲乙丙同上）

趙：到了，就是這家。

丙：有狗沒有？

趙：不怕，我拿了兩個饅頭，有狗就擦給牠！（把饅頭給甲）（向甲）陳娃，你翻牆過去把門打開我們等着你。

(甲翻牆而過，開門，三人進。)

趙：(向丙)你照着人！(向甲乙)你兩個從東邊窗子跳進去攔人，我在西密門口守着老傢伙。

(丙留下，餘三人入內)

(窗子響聲)

巧聲 誰？誰呀？大，大！……

劉聲 (夢中醒來的聲音) 巧兒，什麼事人聲怪叫的。

巧聲 啊呀！有強盜啦！

劉聲 你們是作什麼的？

(甲乙拖巧兒上)

巧：(掙扎)你們！土匪！拉人作什麼？

甲：悄悄兒！拉你去當新媳婦，還不好？

巧：你們王家再有錢，打死我也不嫁給王壽昌！

甲：你弄錯了，我們不是王家，是趙家的。

乙：把你嫁給趙柱兒，你還不情願！

巧：當真是趙家來的嗎？

甲：誰騙你哩！

巧：(掙扎得鬆下來)那，有話好好說，我願意去，爲什麼拉拉扯扯的？

甲：再麻煩，可把好事就攔了，走吧！

丙：快走！扭扭捏捏幹什麼！

(甲乙丙架巧兒下)

(二道幕閉)

(劉趙互扭着至台口)

劉：好漢鬥的，搶人！你！(大喊)救命啊！來人啊！

趙：哼！你喊！賊破家膽也不會有人來的！

(把劉塞在身下)

劉：（掙扎）你搶人，哼！，殺你的頭！

趙：老壞係，對你就得這一手。（打劉兩拳）

劉：我對你先人！（翻身壓上來）

趙：我操你十八輩祖宗！（把劉打倒，急奔下）

（鄉長和胡老漢急上）

鄉：（唱）趙金才作事太莽闊，

胡：（唱）不該帶人把親搶。

鄉：（唱）婚姻事情好商議，

胡：（唱）何必半夜動刀槍。

鄉：（唱）三步併作兩步趕，

胡：（唱）說合調停勸一場。

（見倒在地掙扎的劉，白）咳！這不是老劉嗎。

鄉：（與胡一同扶他）劉彥貴，你這是怎麼啦？

胡：（喘息着）誰？

胡：是鄉長和我來啦。

鄉：你怎麼倒在地上？

劉：鄉長，來得好，你們來得好，咱村裏鬧出人命啦！

鄉：怎麼一回事？你慢慢說。

劉：（誇大其詞的）趙金才個老驢爺的把我老漢按在地上拳打腳踢，差點沒打死，鄉長，咱走，快把他斷回來，把我菜刀拿上，我跟他們拚命去。

鄉：劉彥貴，趙金才不對，咱們想辦法處罰他，有事咱好好商量着辦，不要把事情再開大了。

劉：（不滿意，要死狗，氣勢兇兇的）鄉長！你給公家辦事，心眼可得擱在當中，你看我給人打得半死，你還護持他，好，你不把巧兒給我追回來，我就碰死在你面前。（就要撞起來）

胡：（拉住他）你這是作什麼！鄉長又沒得罪你，你要死狗作什麼！

鄉：（向胡冷冷的）不要拉他，你叫他碰！（向劉）你說他把你打得半死，你傷在那？咱就驗驗傷。

劉：（見要頓不過，變了口氣，也不碰了）好，你們不管算毬了，我到政府告他去，這還了得，簡直是要造反了！

鄉：要是打起官司來，你也不得贏，他搶親他不對，你賣女子也犯着法哩！

胡：老劉，巧兒原來就是他家的媳婦麼，他倆口成了親也是好事，要是說老趙捶了你兩拳，我看叫他殺豬宰羊當着衆人給你下個禮也就是了，打官司有嚼好處呢？

劉：哼，我看你說的倒比唱的好抵哩，不出這口氣我就不姓劉！

鄉：老胡說的對着哩，你兩家從小就結了親，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大家給你調停調停，叫趙家陪個禮也就算了。

劉：甚咧，誰跟他結親，他給老子來了這麼一手，這親事越發作不成了，要不到政府告他老驢齒的，我劉彥貴就不是人養的！（氣憤下）

胡：這人真沒辦法！

鄉：咱兩頭都勸說勸說，哦，鷄叫了，咱回吧！（同下）

第六場 初 審

（二道幕啓。縣政府的辦公室。）

（室內整潔。桌上放着筆墨文件。牆上懸着毛主席的像。）

劉：（手拿着狀子，唱）看狀子真令人心中生氣，這一件搶親案真是稀奇！他兩家婚姻事早經離異，趙金才怎麼敢動用武力。三更裏領衆人拿刀帶棍，硬把那劉巧兒搶去作媳，似這樣胡亂鬧目無法紀，真正是要野蠻不講道理！

（白）婚姻糾紛我也碰過多少次了。再想不到在今天的邊區還會發生半夜搶親的野蠻行爲，這簡直是擾亂地方，目無法紀！（坐在桌旁翻閱法令條款，少頃）他犯的是第二百二十一條妨害家庭罪。嗯！張金魁！

（警衛員上。）

警：有。

裁：你把劉彥貴叫進來！

警：是。（警引劉上，退。）

（劉摘下瓜皮帽，恭恭敬敬的一鞠躬。）

裁：你是劉彥貴？

劉：是（力裝斯文有禮。）

裁：你坐下！把趙金才搶親的事，從頭到尾說一遍，

（見劉不坐）你坐，不要怕！咱邊區老百姓都是平等的。誰也不能欺負誰，誰也不能壓迫誰。什麼事有政府作主，你只管說！

劉：（又站起來）裁判員！咱是老百姓，不會說話，請政府給咱作個主，咱給這強梁霸道的趙金才欺負結實了！你聽：

（唱）半夜三更天未明，趙金才翻牆開了門，幾個後生闖進來，揭開被子就拉人，我女子沒穿衣來沒穿鞋，又哭又嚎叫不停，這個揪住她（毛蓋子），那個拉她腳後跟，拉拉扯扯架着腳，搶回家去成了親。（掏出手帕來哭鼻子。）

裁：趙金才和搶親的拿着什麼武器？你倆個怎麼打起來的？

劉：（唱）一人手拿紅纓槍，另幾個手拿棍和棒，趙金才手拿刀一把，月光下面明晃晃，我剛出門來探望，刀背落在脊梁上，拳又打來腳又踢，打得我全身都是傷，鼻子口裏直流血，昏死過去在地上，若不是鄉長來救我，差點一命見閻王！

裁：手拿武器，搶人打人，簡直形同土匪。（向劉）你們兩家原來有什麼仇恨嗎？

劉：唉！全是我女子不願意嫁他娃，他該恨在心，才下了毒手？

（唱）我女娃才兩歲趙家定親，那時候娃太小不懂事情。到現在我女子長成人，不願意和杜兒結婚成親，前次價來政府請求作主，我兩家都情願散了婚姻，誰想那趙金才心中懷恨，帶着房和親女前來搶親。

裁：前次解除婚約是不是雙方同意，辦過手續，正式登記過？

劉：怎麼沒登記？什麼手續都辦了！那是趙金才親自承應的，登記證還在我身上裝着哩！（掏出奉上）

裁：讓我查查。（查案卷）不錯，巧兒也會在政府聲明過，她不願意跟趙柱兒，雙方家長也都劃了押。（自語）對了，女子不同意，經政府解除了婚約，又以武力強迫成親，這就是強姦！

劉：對！就是強姦嘛！和土匪一樣樣贖。

裁：搶親是那日來？

劉：初八來。唉！給他霸佔六七天了！（帶着哭腔）裁判員，我老婆一把鬍子的人了！就守着這一個女子，我女婿要是有個三長兩短，可是要了我老婆的命了！裁判員，你最好作個主，把我的巧兒斷回來，你就是大恩大德，給老百姓作了好事啦！

裁：你也不要鬧過，現在咱邊區是主張婚姻自主的，不會讓趙家把你女子霸佔去的。（向外）張金魁！把趙金才叫進來。

警：（內應）是。

（裁抽煙，順手遞劉一支）

（劉受寵的接過來）

（警帶趙金才上）

裁：你是趙金才？

趙：嗯。

裁：搶親的事是怎麼一回事？你說說看！

趙：（硬梆梆的）就是那麼一回事，劉彥貴把我媳婦竊了，我就帶上人把我媳婦搶回來了。

裁： 你知道，半夜三更，一手拿大刀去搶人打人是犯法的麼？

趙： 我搶人當然有我的道理，劉巧兒原來就是我家的媳婦，從她剛會爬的時候，就是我家的人了！我拿刀，我拿刀又沒殺他！

劉： 定親的時候，我娃還小哩，裁判員剛才還說來：『咱邊區行的是婚姻自主』，爾個我女子不願意嘛！『兒大不由爹，女大不由娘』，我也不能強迫她！趙金才！咱們可是散了親的。你看，這是登記簿，我有一份，你也有一份，咱們『有文不開口』，你再不要胡賴！

趙： （向劉）毬咧！什麼婚姻自主！巧兒就是願意嫁我娃的，他倆個成了親可好著咧！以前都是你挑唆的！你包辦的！你搗的鬼！！

裁： （向劉）巧兒退婚是不是你挑唆的呢？你老老實實的說！

劉： 好裁判員哩！兩個女子都開通了，我挑唆有甚麼了哩！這都是趙金才搶親，理屈了，才編一套假話，我巧兒在政府裏紅嘴白牙親自要求退婚，政府裏也有登記，還能憑他瞎說，要是我包辦巧兒的婚姻，就叫我天打雷擊。

裁： 趙金才！劉巧兒親自提出要求解除婚約，這不能算她父親包辦，那時候，你也同意了。政府依據婚姻自主原則，給你們兩家辦了手續，從此以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你怎麼還口口聲聲說巧兒是你家的媳婦呢？（將登記簿拿出來）這是你親手劃的押，你自己看看！

趙： 那次退婚，我心坎裏就不願意，那是怎麼判的！劉彥貴定了親又賴婚，三番五次賣女子，把巧兒賣給四十多歲的王壽昌，政府就不管，都像你這樣斷案子，那老百姓都養不下婆姨了！那還成個什麼世界！

劉： （從旁煽動）唉！看，看！對裁判員說話就是這麼個態度！（向裁）那天黑地搶人的時候，把我按在地上狠狠的『蹙』了我一頓，打得我三天三夜不能動彈！這人可是兇的惡列！

趙： （氣兇兇的）你沒打我？哼！『溜勾子』貨！沒把你打死就是便宜了。

裁： （厲聲制止）趙金才！你還放肆！你違反了法令，犯了罪，你知道麼？

趙： 我犯什麼罪？我犯的什麼罪？（指劉）他把女子做買賣，政府就不辦他！

裁： 他也有罪，不過比你輕，（一停）現在你們兩個都不要吵，靜候本處判決！

（至桌前寫判決書，靜默片刻。）

（起立宣讀判決書）『華池縣政府司法處判決。原告：劉彥貴年四十三歲，華池縣溫台區劉家灣人；被告：趙金才四十五歲，同上趙家村人。右被告趙金才因妨害風化罪，起訴到處，經本處審理判決如左：主文：趙金才以強暴脅迫搶去劉彥貴之女劉巧兒，勒逼與其子趙柱兒成婚，依刑法第六章第二百二十一條，第一項，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原告劉彥貴幾次出賣其女劉巧兒，意圖營利，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劉巧兒與趙柱兒早已解除婚約，曾經本處登記在案，此次強迫成親，應宣佈無效，劉巧兒交由鄉長即日送回娘

家。」

趙：（急了，抗議地）你這是怎麼斷的！巧兒原來就是我家媳婦麼，她就是願意跟我的桂兒麼，你不信，你不信就去問問她！這怎麼是強迫的，要判我兩年禁閉呢！

裁：要按六法全書第二百二十一條的規定，該判你五年徒刑！這還是從輕處理呢！至於巧兒，問，我是可以問的，不過這種強迫成的婚在法律上是不能批准的，你要是不同意可以上訴，這也不是最後判決。（向劉）你有什麼意見？

劉：只要裁判員把我的巧兒斷回來。我就一滿沒有意見，怎說就怎辦。

裁：（在桌上開條子）現在把你兩個暫時押起來。張金魁！（警上）

趙：（狠狠地向劉）你個老驢肉的可把人害苦了！

裁：（給警一個條子）把他兩個帶到看守所看管起來。（遞另一張條子）再到趙金才家裏把趙桂兒劉巧兒叫來。

警：是。（帶二人下，劉臨行時仍向裁深深一禮，隨警下。）

裁：（唱）這場官司判公正，兩家犯法全處分，趙金才說話不往，回頭再把巧兒問。（下）

（二道幕閉）

第七場 別 離

(柱兒擗一捆麥子上)

柱：(唱)自從巧兒到我家，又是喜歡又是怕。雖然我倆遂心願，總怕她爹找麻達，整日提心又吊膽，出門去我總是放心不下。

(白)到家了。(四下看看沒有人，低聲地)巧兒！

(二道幕啓。柱兒的家。)

(巧兒剪了髮，正在縫補一件夾衣。)

巧：(跑出來低聲地)誰個？

柱：我。

巧：(忙開門又閉上，要接過柱兒擗的麥子)熬了不？

柱：(笑着不給她，自己把麥放好)不。

巧：我給你端飯去。(下，端飯上)

柱：(打身上的土，坐下，心有所思地扶着頭。)

(巧端着碗推他的頭。)

柱：(望她一笑，把碗接過)巧兒！今天有人來沒？

巧：縣上來個人，把咱大叫去了。這陣還沒回，我急得偷偷在門上照了幾回也沒個影影，你又不在家，真把人急死了！

柱：巧兒，我不在家，你可不敢開門！

巧：怎麼？

柱：你不是明媒正娶，拿轎子抬來的，還是藏躲一點好。

你不知道，你大把咱告下了。

巧：告讓他告去！反正……反正我是跟定了你，貴賤不回去，看誰把我怎樣！咳！你怎麼不吃飯呢？

柱：唉！我吃不下去！

巧：怕啥咧！兩個政府也是叫我婚姻自主，咱倆都願意，誰還能強迫我！熬了一天了，快放心吃飯吧！

（警衛員與鄉長上）

鄉：（扣門）柱兒。

巧：（聽上）是大回來了！

柱：（一把拉住她）不是！你不要去！誰個？

鄉：是我。

柱：（開門）哦，鄉長！（猛然看見後面站着警衛員，楞了一下）

（三人同入內，巧兒見警衛員，也楞住了。）

鄉：柱兒！劉彥貴到政府告了一狀，把你大也傳去了。政府判定你倆是強迫成親的，不能成爲夫婦，派這位同志叫你倆個到政府去。

柱：（好像晴天霹靂）怎的個話來？！巧兒早就和我定親了麼！

鄉：政府說你倆個退婚了，過去定親不算數。

柱：可是巧兒什麼也不知道，全是她大一手包辦的麼！

鄉：這我就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巧：（衝到鄉長面前哀告地）鄉長！我願意跟柱兒，我死也要跟他！

鄉：唉！這事我也想不到好辦法！

巧：這倒咋辦哩！

（唱）新成親七八天夫妻相愛，怎麼能一剎時兩下分

開！老鄉長你平日知情知理，只求你想辦法圓成恩愛！

柱：唉！老鄉長！

（唱）咱邊區既然是婚姻自主，斷案子就不該這樣馬胡，我夫妻和恩愛情投意和，硬分散硬拆開有啥理由？

鄉：你倆個先不要着急！既然裁判員傳你兩個問話，說不定還能斷在一起，這就要看巧兒怎麼說了。

柱：（向巧）裁判員問你，你可把話拿得穩穩的！

巧：哼！要我變心，除非太陽出在西邊！（轉身取一件衣裳給柱，自己也拿了一件，包了幾個饅頭，提上）咱走吧！

柱：鄉長，你給我照着門！

鄉：有我，你放心吧！（警、柱、巧下。）

（二道幕閉）

（鄉長剛要走，栓娃鎖娃老馬攔上。）

栓：（嚷嚷着）鄉長！鄉長！這是怎麼一回事，聽說縣上把他倆個斷開了！

鎖：老子不對罰老子，怎麼把這小兩口弄走了呢？！

馬：老百姓一滿不同意，這是怎麼鬧的？

鄉：你們大家先不要着忙，縣上傳他倆個問話，說不定還能斷在一起！

馬：唉！『官斷十條路，九條人不知』，誰知道怎麼斷呢！

栓：已經斷開了麼！那還有什麼說的！

馬：我看咱大家遞個稟帖，表示表示咱的意見，你們看怎樣？

栓：對！我聽說專員要來視察哩，咱把稟帖多寫上幾張一股勁兒的往上遞！

鄉：既然你們大家都有意見，我看這辦法倒也使得，咱就趕快去請老胡寫稟帖吧！

鎮：對，說走就走，我家還有一大張粉蓮紙，我回家拿上，你們等着！

栓：看這娃，寫稟帖麼，什麼紙不一樣。

馬：不要胡纏纏了，快走吧！

(同下)

第八場 再 審

(二道幕啓。景同第六場。)

(幕啓時裁判員正在桌前翻閱文件。)

幹：(上)裁判員，趙柱兒劉巧兒都帶來了。

裁：先把趙柱兒叫來。

(幹帶柱兒上。)

裁：你是趙柱兒？

柱：是。

裁：你知道初八夜裏去劉家搶親，還打了人，是違反政府法令的麼？

柱：嚟！

(唱)我大是個烈火性，一聽說賣巧兒怒氣冲冲。搶親原是他作主，這事我也不贊成，好說歹說說不轉，苦苦勸他他不聽。雖說搶親犯了法，全怪他劉彥貴賈

女惹禍根。

裁： 不管搶親的事你同意不同意，你們總是以武力強迫成婚，這在法律上是無效的，你要知道。

柱： 怎麼是強迫的！她願意嫁給我麼！

裁： （搖頭）她在政府聲明過：要求和你解除婚約，是和你正式離了婚的。

柱： （生氣的）那是她老子暗地挑唆的！裁判員，你問問巧兒；要是她不願跟我，就算我強迫她，殺了我的頭我也情願！

裁： 好。你先下去！（向警）帶劉巧兒來！

（警帶柱下。帶巧兒上。）

裁： 你是劉巧兒？

巧： 就是的。

裁： 你不是向政府要求，和柱兒散親了麼？怎麼趙柱兒口口聲聲說你願意嫁給他呢？

巧： 唉！裁判員。

（唱）我的太太胡塗包辦婚姻，說柱兒是傻瓜不懂人情。我和他自小兒從未見面，總不知這個話是假是真。到後來在麥地和他見面，才知道我的夫暗地騙人。到如今我和他成了夫妻，他也願我也願恩愛情深。人常說『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太陽不從西邊出，劉巧兒寧願死不嫁旁人！

裁： 可是你是給搶來的，是拿刀子逼來的，你要知道！

巧： 我看那人對着哩！（強硬的）不管是不是搶來的，我願意跟他麼！

裁： 就是你願意了，這樣成的親也不能算數！

巧： （堅決的）裁判員！我活着是他家的人，死了也是他

家的果！出頭化成灰也是他的，你可不能給我們斷開！

翁：（有些無可奈何）好，好，你先在近處尋個地方住下，不要回家，隨傳隨到。

巧：（準備走，又返回來向裁。）裁判員！咱邊區不是婚姻自主麼？我願意跟柱兒，不願意嫁旁人，政府就不該強迫我！要是硬硬的把我們拆開，那我就告到專員跟前；專員那裏不行，要告到邊區政府，拚了命也要把官司打贏！

裁：事情不那麼簡單，什麼事都有個法令在那兒管着哩！不能儘憑心願，心願的事多着哩！好，你先走吧。

（警帶巧兒下）

裁：（焦急爲難的）唉！這下可把人難爲住了！

（唱）他兩人一個個說出真情，話出口硬梆梆好似鋼釘。若按照婚姻原則該自主，應當是配成對都能遂心。難的是在以前解除婚約，這一回又濫用武力搶親，這樣作明明是違反法令，我政府怎麼能隨便依從。倘若是老百姓照樣摹仿，人會說那還成什麼體統！

（警拿着稟帖上。）

（把稟帖交給裁判員。退。）

警：裁判員，這是老百姓遞的稟帖，李鄉長送來的。

裁：（略一瀏覽，更急）唉！糟糕！老百姓都不贊成解除他兩個婚約，稟帖一張跟一張地遞上來，這事更加麻煩了。你說叫我給他倆斷在一起吧，這明明犯着法哩！政府要是批准這個搶親案子，老百姓都看樣子作，你也去搶親，他也去搶親，那還成個什麼世界！想不通！……想不通！……你說把他兩個斷開吧，他二人話出口來斬鋼截鐵，死也不願意分開，老百姓又

都來提意見，這該怎麼辦？這個案子叫我怎麼斷麼！

（警上）

警：專員到了。

裁：（喜出望外，興奮的）好極了！好極了！來得正巧！快快請到這屋裏坐！

（警急下。）

（裁連忙迎出與專員同上。）

裁：專員到了，好極了，好極了！路上辛苦！

專：怎麼樣？很忙吧？

裁：還好，還好！就是李縣長請假養病去了，有些事情，我感到很難處理，要請專員指示！

專：坐下！咱慢慢談。

裁：這裏發生一個搶親案子，我實在沒辦法處理。老百姓聽說你要來視察，稟帖接二連三地遞上來。請專員看看！

專：（從口袋裏也掏出一份來）我這裏已經有一份了。是胡老先生和李鄉長遞的。既然老百姓都有這個呼聲，我們還要慎重考慮（將呈文遞給裁。）

裁：（唸呈文）『案百姓爲趙劉搶親案，我們的意見：自從我縣建立了新政權，政府講民主；領導生產；使老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什麼都好，就是對這個婚姻案子處理不當。劉姓賣女子不對，趙姓搶親有傷風化，應該受政府處罰。但趙姓兒劉巧兒兩相情願，生米已成熟粥，政府將他二人婚約取消，老百姓堅決不同意！』（向專）這個案子我原先是依據政府法令斷的，現在鬧得不知道怎麼判好了！

（唱）兩個人定親時全很年幼，一切事全由那家長經手，到後來劉巧兒要求退婚，縣政府依法律答應要求

。既然是雙方面早已散親，趙金才憑什麼把她搶走？！像這種強迫婚姻不合法令，政府若批准它太沒來由！

專：當初解除婚約的時候，雙方是否都到庭了？

裁：（唱）那天解決這個問題，巧兒親口要散親，柱兒雖然沒有來，有他老子來承應，雙方一一劃了押，所有手續全辦清。

專：這裏我們的工作就有缺點：退婚的時候，要男女雙方本人同意。有一方不到庭，就可能發生問題。巧兒柱兒以前見過面麼？

裁：……沒有。

專：既然連面都沒見過，巧兒怎麼想起要退婚呢？這裏面的原因你調查過沒有？

裁：趙家父子和巧兒都一口咬定是劉彥貴包辦的，可是我再三盤問劉彥貴，他堅決否認，我看趙家的話不一定可靠，他們要使搶親成爲合法，當然要找些理由嘍！

專：恐怕我們還不能根據我們主觀來推測，劉彥貴既然能賣女子，當然也會挑唆巧兒退婚，這就要向羣衆口中調查，僅去盤問劉彥貴是不會有結果的。

裁：而且問題是巧兒自己親口要求退婚，政府又批准了，兩家都劃了退婚證，這在法律上是完全站得住腳，是無法推翻的。

專：我看這裏面就可能出問題，老百姓常說了有文不關口，這句話常常使我們弄不清是非，要不調查研究，明白內情，僅憑一張紙的證據，最容易出毛病。搶親以後，巧兒的態度怎樣？

裁：巧兒倒是一口咬定非跟柱兒不成，可是這裏就有這麼一個難題：要是政府批准他兩個結婚，那就承認搶親

是合理的。這怎麼說得過去呢？

（唱）再說搶親不近情，兩家動武成仇人，成了仇人有怨恨，誰見仇人也結親！倘若政府來批准，也不合民間的風俗人情。

專：石裁判員，這種想法是不對頭的！

（唱）斷案子第一要明白內情，要調查要研究是非分明，不能憑一面詞輕易判決，法令書死套子也用不通。有問題要向那鄰里訪問，遇難事要聽取羣衆呼聲，若只憑主觀上大概推測，便是非和黑白混淆不清，常言說萬事不隱晦，根據事實頂要緊，大事應該化爲小，民間糾紛要調停。

裁：專員！我現在前一點主意也沒有了！兩種不同的處理辦法，好像都對，又好像都不對。照顧了法令，就不能照顧婚姻自主和老百姓的意見；要是接受老百姓的意見，又不能照顧政府法令，這不是叫人作難麼！

專：我們再不要在牛角尖裏兜圈子了！死扣着幾個教條是永遠搞不通的。既然老百姓再三請求，這裏面一定有原因。俗語說得好：『三個農民佬，勝過地方官。』我們還是先從調查研究入手。明天我就去找老胡和附近鄰居談談。傾聽他們的意見，從他們口中把事實經過搞清楚；同時召集一個幹部會，根據這些材料研究討論，最後再開個羣衆大會，讓人家發表意見。一方面表明政府的立場和態度，另一方面也可以教育羣衆。你看這樣辦好不好？

裁：好極了，就這麼辦！專員，這個案子真把我搞得頭痛！你這次來得正好！不但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且可以教育幹部，教育羣衆，給我們指出一條今後司法工作

的方針來。

專：好。現在先把這個案子的材料拿來看看。

裁：好。

專：（唱）民主政權爲百姓，

裁：（接唱）才知事事要認真！

專：（接唱）主觀教條不可靠，

裁：（接唱）調查研究不放鬆。

專：（接唱）司法工作要改進，

裁：（接唱）聽取民意判案情。

專：（接唱）工作之中得經驗，

裁：（接唱）先向專員求教訓！（同下）

（二道幕閉）

第九場 訪 問

（栓娃鎖娃自左右分上）

鎖：喂！栓娃！你的麥割畢了沒？

栓：今天一滿槽回來了。這下可放心了！

鎖：今年變工割麥，可是美透了！要不是搶割得快，這場白雨夾着雹子，可不知道要糟踏多少莊稼哩！

栓：還不是咱們社兒領導得好！抓得緊，不浪費勞動力，大夥都幹得起勁。要是胡胡麻麻變工也不頂事。

鎖：（點頭）嗯！真個，社兒的事怎樣了！不是給專員遞了好幾張稟帖了麼？怎麼沒個信兒？

栓：你這個人呵，真是！『嘴上無毛，辦事不牢。』專員斷案子麼，又不能『眉毛鬍子一把抓。』！那有那麼快的！總得把事情弄清楚麼，你急什麼！

鎖：看！你看！專員來了！咱們去問問！

栓：依我說還是找鄉長去問問吧。咱們不要冒冒失失地，沒個規矩！

鎖：不怕。專員麼，又沒個架子！

（專員上）

鎖：專員來了（推栓）你去說！

栓：怎麼叫我說？是你要問的麼！

鎖：你先開個頭麼！（推他）

栓：好！我就問問。專員，我們老百姓遞了幾張稟帖，專員都看見了麼？柱兒巧兒的事到底怎麼樣了？

（老馬上，也圍着專員）

鎖：把巧兒給斷回來吧！咱們柱兒整天灰溜溜價，話都不想說。

馬：專員！老百姓對縣上斷的案子都不同意，都指望你來辦事哩！

專：我就是爲這事來的，你們左右鄰居都可以發表意見，幫助政府處理這個案子。

（鄉長上）

鄉：哦！專員來了！

專：呵！鄉長，你來得正好，我就是爲了柱兒巧兒的事想和人家拉拉話，胡老先生在麼？

鎖：在哩！剛才還看見他在門口拾糞哩！

（衆圍專員的後面繞場）

鄉：柱兒巧兒的事專員看怎麼辦？

專：簡單瞭解了一些情形，有些事情還不太清楚。所以今天特意來和大家談談。

鎖：到了！大爺！大爺！

（二道幕啓，老胡的家）

（胡迎出）

胡：嚙！專員來了！快進密裏坐下。（衆入室）專員快坐！（掏錢）鎖娃！快去合作社買盒紙煙，要好的！

專：老先生！不用買煙，我向來用這個（掏煙斗）你還不知道！

胡：好我的專員哩！到我們這裏又沒個好招待的！（推鎖）快去！

專：（制止鎖）等一等，先不忙去買煙，李鄉長！你看誰家婆姨和巧兒熟慣，尋她來問問，就讓這娃叫的來。

鄉：（和老馬等商量）找誰好？

栓：就找李嬌嬌吧。

鄉：好。

鎖：那我先去叫李嬌嬌，再去買煙。（跑下）

專：我們的幹部常常主觀，斷案子不一定公正合理，我今天來，就是想把這個案子的前因後果弄清楚，咱們隨便拉拉話。劉家趙家結親的時候是怎麼個情形來？

鄉：老百姓都長眼睛着咧，大家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專員你聽我說！

（唱）劉彥貴養女總不成，生下巧兒才兩春，他先提出給娃兒，（胡插白：他說我生娃難存，看給你能存下不？）十元響洋定了親。（胡插白：還請了兩個媒人。）誰知女娃剛長大，老子貪財變了心！

胡：巧兒長大了，趙家預備娶啦，要和劉家『換盅』

（註：是臨娶之前的一種禮節），劉彥貴說：『你想娶，一點禮也沒有娶個啥？』他提出要二十萬法幣，兩個紅布，一個藍布。趙家說禮已經行够了，就沒給，也沒有換盅，劉彥貴就打下賣巧兒的心思！

馬：專員！這醉鬼把巧兒賣了好幾回哩！你聽我說！

（唱）頭一次把巧兒賣給黃村，想偷偷定了親再娶過門，趙金才知道了心中氣憤，縣政府就告了彥貴一本。劉彥貴他一看心中害怕，把這場好生意沒敢作成。

栓：這時候老子的就挑唆女子和趙家散親，好拔掉這個眼中釘……

（李和鎖上）

胡：（拿紙煙遞給專員）專員！你抽這個！

專：一樣麼！

胡：抽吧！

專：劉彥貴怎麼挑唆巧兒散親的？

栓：這事李孀孀知道，叫李孀孀說，（向專）她是巧兒的四媽！

李：專員！這事，我可知道。

（唱）他說柱兒是傻瓜，（鎖插白：說柱兒二十多歲的人還尿床哩！）憨憨呆呆不懂噲，（馬插白：他是我們變工隊長，可精着咧！）巧兒又沒見過面，好壞一滿解不下，胡裏胡塗散了親，那知老子欺騙她！

鄉：可是散親的時候，趙金才說得明白：『你女子要自由，咱沒說的，可不能叫你賣了！』政府也和劉彥貴說好，不准他賣女子，誰知這醉鬼頭次沒賣成，又賣了個二次三次！

胡：老醉鬼可一滿鑽在錢眼裏了！

(唱) 二次賣給高昌年，弄到法幣十萬元，左手拿過高家禮，右手又收張家錢，他一心想得兩份禮，誰知兩家碰了面，你也爭來他也吵，都說出了財禮出了錢，政府兩面都沒准，劉彥貴丟錢又丟臉。

馬： 碰了這三回釘子，劉彥貴還不死心，最後又把巧兒賣給王財東，專員！你聽我說：

(唱) 四次賣給王老漢，劉婆穿針又引線，法幣響洋帶綢緞，算來不下幾百萬，醉鬼一心發洋財，那管巧兒受磨難！

鎖： 專員！專員！他上面這個(作抽洋鎊手勢)下面這個(學王拐腿樣子)。

栓： (向鎖) 這還不說他，專員，這個老傢伙心眼壞的惡咧！從前對頭租戶大斗進小斗出，可是把人害苦了！

李： 專員！你想想！巧兒怎麼願意跟這個老東西呢！

(唱) 王壽昌今年四十八，毛扎扎鬍子一大把，巧兒今年十九歲，青春少年一枝花！巧兒嫁給王壽昌，好比牛糞插鮮花，老子逼她來出嫁，苦壞巧兒小女娃！

專： 怎麼發生的搶親案子，巧兒心裏願意不？

李： 這事也是湊巧，那天巧兒來我家，碰着柱兒來我家割麥，他兩口在我家見了一面……！

栓： 這一見面不要緊，小兩口可就『燃』上了！巧兒一見柱兒就中了意，死也要嫁給他！

馬： 那是當然嘍！人嘛！好吃懶作，流裏流氣誰不討厭！柱兒年輕力壯，又精明又能幹，他和巧兒配成對，可正是：『金娃配銀娃，西葫蘆配南瓜』再好也沒有了！

鎖： (調皮的) 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

專： 索親以後怎麼樣？他倆個感情可好？

栓： 可是好的太著哩！

（唱） 柱兒本是好勞動，巧兒紡線也出名。

鎖： （接唱） 男耕女織好夫妻，牛郎配了個織女星！

栓： （接唱） 無情的天河中間隔，小兩口祖恩相愛不相親。

鄉： 專員呵！

（唱） 劉彥貴不該四次來賣女，

胡： （接唱） 趙金才搶親也沒理。

李： （接唱） 老子不對講老子，

合唱 不該拆散小夫妻，這場鬧案沒來由，老百姓個個不同意，草摺寫下十五封，要求專員另處理！

專： 好呵！

（唱） 今天有勞衆鄉親，件件事實講得明，我和縣府商量好，開個大會來討論，衆位都要提意見，大家商議來調停。

鎖： 專員！你是專員麼！你還作不了主！你說巧兒該斷給誰就斷給誰，還要商議，開會作什麼哩！

專： （笑起來） 現在是民主政權，希望大家多提意見，一塊兒商議，我一個也作不了主。

栓： 專員叫咱們提意見，這個案子一定能斷好！

馬： 對嘛！有專員作主，你們還不放心！

專： 你們在，我回去了（衆送出）咱們明天再談吧！

（二道幕閉）

專： 巧兒住在那裏？我還想和她本人談談。

李： 巧兒就住在我家，爾個正在採桑葉哩，看！在那顆樹底下站的就是她。

鄉： 你引專員去吧！

專： 我看見了，你們忙着咧，都回吧！我自己找點就行了。（專下）

胡： （衆目送專員下）專員！慢走！（向衆）噯，咱邊區到底是民主政權，看咱們專員爲了咱老百姓的事多辛苦，人熱天還東跑西跑的，來向咱們調查咧，要是舊社會呵：『個個衙門朝南開，有理沒錢難進來』！誰有這麼大耐心管這些閒事！

馬： 正是！（唱）專員處處爲人民，

鄉： （接唱）處理問題費苦心。

李： （接唱）但願他倆有福分，

合唱 重配姻緣結成親！

（同下）

第十場 告 狀

（二道幕啓。一兩棵綠油油的桑樹，後面襯着紅艷的晚霞。巧兒穿着整潔的衣服，繫着一條淺藍的圍裙。提着一個小籃。）

巧： （唱）手採桑葉來養蠶，蠶作繭兒自己拴。悔不該婚姻事由大包辦，到政府離了婚錯過姻緣。從那日裁判員和我談話，到現在再不見政府來傳。盼得我飯到口愁眉不展，急得我睡夢裏心神不安。衆鄉親只怕我

夫妻拆散，寫稟帖十幾張送給專員。手攀着桑枝兒仔細盤算，還是我告一狀申訴屈冤，倘若是馬專員秉公判斷，翻前案重讓我夫妻團圓。

（專員上）

專：（唱）把前因和後果調查分明，單等那劉巧兒細說真情，她如果不願意嫁給柱兒，搶親事才能算無理行兇，她若是與柱兒言和語順，這一對好夫妻就該配成，我這裏用言語仔細盤問，管叫她劉巧兒拿出實心。

巧：噫！專員！

專：哦！你可是劉巧兒？

巧：就是，專員你慢走，我想和你說個話兒！

專：好，我也正要找你談談，咱就在這裏拉拉話吧！

巧：這裏又沒個坐處！

專：不怕，坐在這石頭上就行。

巧：專員！我問你：咱邊區行的是婚姻自主，還是由娘老子賣哩？

專：當然是婚姻自主，買賣婚姻在邊區是禁止的。

巧：這樣我就要告一狀！

專：你告誰咧？

巧：我告我的大！

專：（佯作不知）告你的大？那是爲什麼？

巧：唉！專員！我大把我害苦了！

（唱）怨只怨我的父貪圖錢財，三番四次將我賣，王壽昌老來我年幼，配成夫妻惹禍害！我和柱兒早定親，成親以後相恩愛。縣上裁判我不服！求專員作個主另行安排！

專：（旁唱）看巧兒果然是心裏情願，這一對小夫妻真有姻緣，我這裏且不忙說出真話，試一試她的心堅也不堅。

（白）巧兒！雖說你和柱兒從小定了親，可是你自己提出要和她散親，在政府登了記，白紙上落下了黑字，你看！這叫我怎麼辦呢？！

巧：噫！專員！我就沒見過他的面，誰解下啦！

（唱）尊一聲專員你細聽，只怨我太太欺人！他說柱兒是傻瓜，人情世故全不懂，騙我兩頭不知底，胡裏胡塗散了親。

專：不管怎樣，這門親事總算是退了，你又何必一定非嫁給趙柱兒不行呢？

巧：唉！專員！

（唱）我愛他身強力壯好勞動，下地受苦有精神；我愛他組織變功領導好，幹起工作有本領；我愛他能唸能寫能識字，回家給我作先生；我愛他會說會笑會唱歌，大人娃娃都愛聽。我愛他來他愛我，我二人恩情似海深！活到白頭同到老，死後同埋一個墳。專員再不作個主，拆散夫妻害人命！

專：巧兒！這婚姻大事可不是鬧着玩的，你看你定了婚，又要散親；散了親你又要結婚，要是我給你們斷在一起，你又要離婚，那可怎麼辦呢？

巧：（痛苦的唱）三番四次表過心，他那裏還是不相信！暗地裏怨來暗地裏恨，爲什麼翻來覆去把我問？！（向專員聲淚俱下。）我對專員再發誓，寧死也不嫁別人！

（白）專員！我話也說盡了！咒也賭過了，老百姓都

稱你是馬青天啦！就看你怎麼斷了。

專：你剛才說的是不是真心話？要是當着衆人你也這麼說麼？

巧：再人多也是一樣！

專：不會翻悔麼？

巧：就是死了也不變心！

專：（愉快的）好！我們今天就談到這兒。（起身）

巧：（急了）專員！談了半天，到底怎麼樣麼？

專：不要着急，以後會告訴你的。（行至台口，巧兒跟在後面，二道幕閉）

巧：（由不得緊跟幾步）專員！問也問了說也說了！你倒給個回話嘛！

專：不要急！明天就知道了。開大會時我派人來叫你。

（下）

巧：（嘆了一口氣唱）人人說馬專員是個青天，爲什麼他總是把我惡怨！莫不是散了親再難成全？莫不是捨了親不准團圓？莫不是他顧到財東情面？莫不是怕得罪石裁員？莫不是沒見到百姓稟帖？莫不是我的大暗地搗亂？左思右想難猜度，今夜仍然是不能安眠！

（下）

第十一場 大會

（二道幕啓。鄉政府的院落。音樂低聲伴奏輕鬆而

愉快的調子。鄉長和栓娃正匆忙的搬着凳子。)

栓：人怎還沒來？

鄉：快了吧！

(鎖娃、老馬、柱兒同上)

栓：鎖娃！你們來了！快幫忙把凳子搬好！

鄉：老馬！你倒來得早！

馬：噯！老鄉長！我吃罷飯，傢伙都沒顧上收拾就起來，只怕遲了！

(胡老漢、壯甲乙丙上)

胡：你們都到了！專員還沒來？

鄉：就快來了！你坐！

(李端端與農婦上)

鎖：翁！長青婆姨也來了！

婦：你猴娃娃能來，我們婆姨就不該來了？

李：(向大家)這是咱們老百姓的事，大家都想聽聽專員斷案子哩！

(劉媒婆上)

媒：哎！吱吱喳喳的真紅火！倒像是三月八娘娘廟趕會哩！噯！婦女主任和長青婆姨你們也來了！

婦：哼！(厭惡的不理她)

媒：(拉住栓)噯！栓娃！我問問你！專員今天當真要來麼？

栓：怎麼會不來呢？咱們專員又不拿架子！

媒：噯！這可是個大事！專員是怎麼個樣兒？我還沒見過呢！你看我把這身新衣裳都穿來了！

鎖：(作鬼臉)老騷情！！

(衆譏笑)

媒：你們笑什麼！(扭捏的坐下。)

(王壽昌上)

媒：(滿臉陪笑)王財東！你來得早，快這裏坐！

(連忙讓坐)

(劉彥貴趙金才上)

(裁判員馬專員上。衆起立。)

裁：(問鄉)人都來齊了麼？

鄉：齊了。老百姓聽說專員親自來審案子哩！都要來聽聽。

裁：好！大家討論。現在就開會吧！

鄉：(大聲的)人都坐下，聽裁判員講話！

(衆鼓掌，樂聲止。)

裁：鄉親們！今天我們開個人會來審問溫台區搶親案子。這個案子經過專員的調查研究，又召集各級幹部會議仔細研究討論，在專員的指示下，要重新斷得公平合理。今天開個羣衆大會，大家有意見都可以發表！劉彥貴趙金才有意見可以先說！

劉：(脫下小帽深深一禮)專員！你聽！

(唱)尊一聲專員你細聽，趙金才做事太欺人，半夜三更來搶親，強姦我女子罪不輕，裁判員罰他他理屈，判他五年纔公平！

趙：(唱)黑夜搶親我不該，只爲你嫌貧愛富把婚賴，柱兒巧兒早定親，爲啥散親要拆開？誰說你有人心腸，儘拿女兒做買賣！

劉：(唱)定親時候我娃小，不會說話不會跑，兩個長大不願意，婚姻由她我管不了！

栓：(憤憤的站起唱)你這醉鬼沒理性，前後包辦她婚姻，賣來賣去四五次，你臉比城牆厚幾層！

媒：(指栓)你這猴娃解下個甚！

（指柱兒唱）巧兒不愛窮光且，嫁給財東好吃穿，這件事情她心願，與你有個毬相干！

李：（指王唱）你們衆人看看他，今年已經四十八，一臉縐紋數不清，活活像個腌黃瓜！好吃懶作不務正，腿又跛來臉又麻！（指媒）你巴結財東想沾光，喪盡良心把眼瞎！搬弄是非舌頭長，今天會上你少說話！

劉：（唱）媒婆說話並不差，柱兒從來有些傻，不會寫來不會算，呆頭呆腦不懂噲，巧兒不願嫁給他，就嫌他只會種地務莊稼！

（衆激憤駁斥）

鎖：（跳起來）不種莊稼你吃個毬咧！

栓：（練子嘴）小看勞動才是傻，不種莊稼吃個噲，柱兒是個好勞動，變工隊裏人人誇。巧兒紡線有美名，這對婚姻好配搭，好配搭！

鄉：（唱）這對婚姻本美滿，半夜搶親惹麻煩，政府法令他不守，衆人看看怎麼辦？

胡：（唱）這件事情實麻遠！劉家趙家都有差。（指劉）他不該貪財賣女兒；（指趙）他不該搶親來犯法。兩家都會勸說過，你們不聽咱的話，當初若是調停好，事情不會鬧得這麼大！

趙：（唱）我犯法令受處分，你賣女子喪天倫！

劉：（唱）好說歹說全由你，就是不和你結親！

王：（唱）衆位聽我說句話，婚姻條例我能背下，奉送財禮老規矩，這件事情不犯法，我的法幣和銀元，劉彥貴一滿都收下，他們兩家散了親，巧兒應該斷給咱！

（衆人騷動起來）

柱：王壽昌！你要臉不要臉？

鎖：看把你想得美的！

婦：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劉：巧兒就是願意嫁個他！

媒：（向栓等）狗逮耗子，你們少管閒事！……

裁：鄉親們……

鄉：（大聲）大家悄悄價！聽裁判員講話！

裁：鄉親們！

（唱）衆位鄉親莫爭論，婚姻自主靠本人（向鄉）快把巧兒叫來問，衆人面前說分明。（白）我們的會暫時開到這兒先休息一下，大家有意見，等問過巧兒柱兒本人以後再說，這樣好不好？

衆：對！

全：（自告奮勇）我去叫巧兒！（急下）

（這時衆人三五成羣低聲議論，劉、媒、王湊在一塊，餘人以老胡爲中心談論着。他們的對話聽不請，只有下面專員裁判員的談話觀衆可以聽到。）

裁：專員！昨天晚上你在幹部會上的報告，對我們的教育意義非常大，把一個無法處理的難題給解決了，過去工作作得不好，就是沒有深入羣衆，調查研究，死扣住幾個教條，鑽牛角尖，沒有羣衆觀點，現在我才把思想搞通了！我想今天的大會一定會開得圓滿的。

專：昨天晚上你的反省很深刻，證明你確實把思想搞通了。今後能把握這兩個原則，再遇到什麼困難，都有辦法解決了！昨天會上決定對劉彥貴趙金才的處罰，還可以看情形處理，如果他們在禁閉期間，能認清自己的錯誤，可以早些釋放，免得耽誤他們的生

產。

裁：是。

鄉：專員裁判員歇一下，喝口水！

專：好，（向柱含笑的）你的意見怎樣？怎麼不對大家說說？

胡：對嘛！這婚姻大事可不敢害羞！俗語說得好：『收不下好莊稼一季子，娶不下好婆姨一輩子』你自己可得把主意拿定。

（巧兒隨李上）

鄉：（問裁）人來了，就接着開會吧？（裁點頭）大家不要說話了！悄悄贊！咱們接着開會。

裁：巧兒！你大說你愛王家財東，趙家又說你願意跟趙柱兒，你到底願意跟誰，儘管說！不要怕！有政府作主。

巧：專員！裁判員！

（唱）王壽昌老來我年輕，二人年齡不相稱，柱兒和我有緣分，寧死要作趙家人！

裁：你是願意跟柱兒？

巧：死也要跟他！

裁：（向柱）你呢？

柱：（唱）我和巧兒早成親，男耕女織好婚姻，她不另嫁王老漢，我沒巧兒不成親！

裁：你願意娶他？你兩個都願意！

柱：
巧： 嗯！就是的！

（衆人譁笑）

裁：這一來案子就好斷了，現在我們請專員講話。

（衆鼓掌）

專：衆位老鄉！這個案子經過調查訪問，縣上又仔細討論了一下，要重新宣判！

（唱）我先感謝衆鄉親，各人的道理講得清，根據法令來審判。照顧風俗和人情，父老的意見我尊重，犯法的也要受處分，裁判員來把決議念，有意見還可以再討論。

裁：（接唱向趙）趙金才搶親犯法令，擾亂地方驚四鄰，罰他禁閉六個月，以後做事要慎重！（向劉）劉彥貴幾次賣女兒，闖騙錢財喪天倫！罰他苦工兩個月，收下的財禮要退清。（向王）王壽昌偷買活人妻，狠心拆散好婚姻，他的財禮全沒收，留在鄉上作公用。（看柱兒巧兒）柱兒巧兒相恩愛，自然應該配成婚，男耕女織勤生產，作一對邊區好公民。（向媒）劉婆平日不勞動，鄉長督促來務正。這樣裁判對不對？大家贊成不贊成？

衆合唱 公平公平實公平，贊成贊成都贊成！

裁：（向劉）你呢？

劉：（唱）既然他倆有情分，我老漢兩個也贊成！

王：（灰溜溜的向專）專員！你在！我去方便一下。

（至台口唱）王壽昌來真掃得兒興，雞飛蛋打一場空，丟了銀錢又丟臉，怨我沒有走好運！（溜下）

專：柱兒你兩個遂了心願，可是兩家老人打了一架，又吃了官司，（指劉）你老丈人心裏不暢快，兩親家關係搞不好，這可怎麼辦呢？

柱：這個……！

巧：（推他）你不會殺豬宰羊，給我大陪個禮，下個話麼？

柱：（高興的）對！對！對！就這麼辦！

（衆歡笑鼓掌）

專：剛才胡老先生說得對，這次搶親案子要是當初趙金才劉彥貴接受鄉長老胡和大家的意見，調停和解，事情不會鬧得這麼大，你們兩親家也不會受處罰，打官司有什麼好處？耽誤生產又傷了和氣，實在不上算。以後對政府有意見，還希望大家儘量提出來，把我們的工作搞好。

衆：（鼓掌歡呼）

——這下可美的太！

——這可把案斷美了！

——要不是新政權，老百姓一輩子也說不上話！

（此時胡與鄉長耳語）

胡：鄉親們！你們看柱兒巧兒年輕輕買一對，專員給斷在一塊兒可多美氣！他倆個還沒正式結婚，我和鄉長商議，湊咱專員裁判員和人家都在這裏就給他小兩口把親成了，你們衆人看贊成不贊成？

衆：（歡笑鼓掌）贊成！贊成！

（樂鼓齊響）

鄉：老馬哥給咱備席！鎖娃去把蠟燭點上，栓娃來給咱噉禮！

栓：我包了！

（男女賓客分別給新郎新娘更衣，點起紅燭。）

（這時在台口：專員裁判員分別給趙劉兩親家和解）

趙：（由裁判員陪着，笑容滿面的走向劉彥貴作揖打躬呼）親家！這可……可對不起你咧！

劉：（也忙回禮！）說那裏話來，都是我不對，親家不要見怪！

（二人互相讓煙）

栓：（大聲）行禮了！快點好！先給二位老人行禮！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新夫婦相對一鞠躬，給三親六眷一鞠躬！（指台下）給男女賓客一鞠躬！（向觀眾）大家請來後面坐席去！

（羣衆擁着新夫婦歡笑下）

馬：（繫着圍裙，肩上搭着毛巾，手上托着菜盤跑上高呼）油夠！看油夠！（急下）

（幕落）

——全劇終——



劉巧兒告狀

1947年10月初版 10000冊

定價